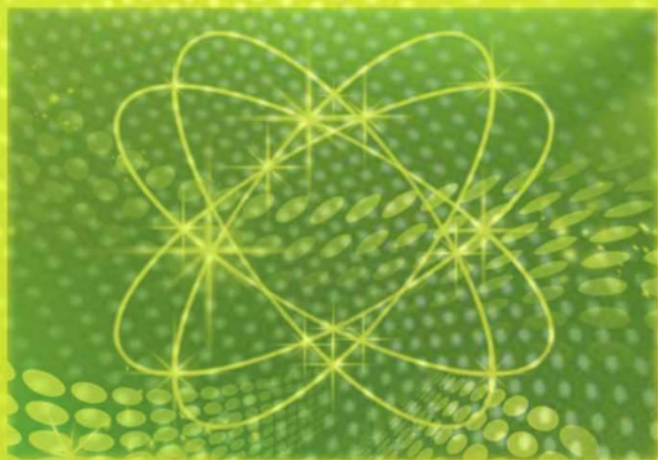


废都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一千九百八十年间，西京城里出了桩异事，两个关系是死死的朋友，一日活得泼烦，去了唐贵妃杨玉环的墓地凭吊，见许多游人都抓了一包坟丘的土携在怀里，甚感疑惑，询问了，才知贵妃是绝代佳人，这土拿回去撒入花盆，花就十分鲜艳。这二人遂也刨了许多，用衣包回，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的黑陶盆里，只待有了好的花子来种。没想，数天之后，盆里兀自生出绿芽，月内长大，竟蓬蓬勃勃了一丛。但这草木特别，无人能识得品类。抱了去城中孕璜寺的老花工那里请教，花工也是不识。恰有智祥大师经过，又请教大师，大师还是摇头。其中一人却说：“常闻大师能卜卦预测，不妨占这花将来能开几枝？”大师命另一人取一个字来，那人适持花工的剪刀在手，随口说出个“耳”字。大师说：“花是奇花，当开四枝，但其景不久，必为尔所残也。”后花开果然如数，但形状类似牡丹，又类似玫瑰。且一枝蕊为红色，一枝蕊为黄色，一枝蕊为白色，一枝蕊为紫色，极尽娇美。一时消息传开，每日欣赏者不绝，莫不叹为观止。两个朋友自然得意，尤其一个更是珍惜，供养案头，亲自浇水施肥，殷勤务弄。不料某日醉酒，夜半醒来忽觉得该去浇灌，竟误把厨房炉子上的热水壶提去，结果花被浇死。此人悔恨不已，索性也摔了陶盆，生病睡倒一月不起。

此事虽异，毕竟为一盆花而已，知道之人还并不广大，过后也便罢了。没想到了夏天，西京城却又发生了一桩更大的人人都经历的异事。是这古历六月初七的晌午，先是太阳还红堂堂地照着，太阳的好处是太阳照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照着，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去看。街面的形势依旧是往日形势。有级别坐卧车的坐着卧车。没级别的，但有的是钱，便不愿挤那公共车了，抖着票子去搭出租车。偏偏有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亲临到这里，数辆的警车护卫开道，尖锐的警笛就长声儿价地吼，所有的卧车、出租车、公共车只得靠边慢行，扰乱了自行车长河的节奏。只有徒步的人只管徒步，你踩着我的影子，我踩着他的影子，影子是不痛不痒的。突然，影子的颜色由深而浅，愈浅愈短，一瞬间全然消失。人没有了阴影拖着，似乎人不是了人，用手在屁股后摸摸，摸得一脸的疑惑。有人就偶尔往天上一瞅，立即欢呼：“天上有四个太阳了！”人们全举

了头往天上看，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。四个太阳大小一般，分不清了新旧雌雄，是聚在一起的，组成个丁字形。过去的经验里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，但同时有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，以为是眼睛看错了；再往天上看，那太阳就不再发红，是白的，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。白得还像什么？什么就也看不见了。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，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？大小的车辆再不敢发动了，只鸣喇叭，人却胡扑乱踏，恍惚里甚或就感觉身已不在街上了，是在看电影吧？放映机突然发生故障，银幕上的图像消失了，而音响还在进行着。一个人这么感觉了，所有的人差不多也都这么感觉了，于是寂静下来，竟静得死气沉沉，唯有城墙头上有人吹动的埙音还最后要再吹一声，但没有吹起，是力气用完，像风撞在墙角，拐了一下，消失了。人们似乎看不起吹埙的人，笑了一下，猛地惊醒身处的现实，同时被寂静所恐惧，哇哇惊叫，各处便疯倒了许多。

这样的怪异持续了近半个小时，天上的太阳又恢复成了一个。待人们的眼睛逐渐看见地上有了自己的影子，皆面面相觑，随之倒为人的狼狈有了羞愧，就慌不择路地四散。一时又是人乱如蚁，却不见了指挥交通的警察。安全岛上，悠然独坐的竟是一个老头。老头囚首垢面，却有一双极长的眉眼，冷冷地看着人的忙忙。这眼神使大家有些受不得，终就愤怒了，遂喊警察呢？警察在哪儿？姓苏的警察就一边跑一边戴头上的硬壳帽子，骂着老叫花子：“pi！”“pi”是西京城里骂“滚”的最粗俗的土话。老头听了，拿手指在安全岛上写，写出来却是一个极文雅的上古词：避。就慢慢地笑了。随着笑起来的是一大片，因为老头走下安全岛的时候，暴露了身上的衣服原是孕璜寺香客敬奉的锦旗所制。前心印着“有求”两字，那双腿岔开，裤裆处是粗糙的大针脚一直到了后腰，屁股蛋上左边就是个“必”，右边就是个“应”。老头并不知耻，却出口成章，说出了一段谣儿来。

这谣儿后来流传全城，其辞是：

一类人是公仆，高高在上享清福。二类人做“官倒”，投机

倒把有人保。三类人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。四类人来租赁，坐在家里拿利润。五类人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六类人手术刀，腰里揣满红纸包。七类人当演员，扭扭屁股就赚钱。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个馋。九类人为教员，山珍海味认不全。十类人主人翁，老老实实学雷锋。

此谣儿流传开来后，有人分析老头并不是个乞丐，或者说他起码是个教师，因为只有教师才能编出这样的谣辞，且谣辞中对前几类人都横加指责，唯独为教师一类人喊苦叫屈。但到底老头是什么人，无人再作追究。这一年里，恰是西京城里新任了一位市长，这市长原籍上海，夫人却是西京土著。十数春秋，西京的每任市长都有心在这座古城建功立业，但却差不多全是几经折腾，起色甚微，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去了。新的市长虽不悦意在岳父门前任职，苦于身在仕途，全然由不得自己，到任后就犯难该从何处举纲张目。夫人属于贤内助，便召集了许多亲朋好友为其夫顾问参谋，就有了一个年轻人叫黄德复的，说出了一段建议来：西京是十二朝古都，文化积淀深厚是资本也是负担，各层干部和群众思维趋于保守，故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沿海省市远远落后，若如前几任的市长那样面面俱抓，常因企业老化，城建欠账太多，用尽十分力，往往只有三分效果，且当今任职总是三年或五载就得调动，长远规划难以完成便又人事更新；与其这样，倒不如抓别人不抓之业，如发展文化和旅游，短期内倒有政绩出现。市长大受启发，不耻下问，竟邀这年轻人谈了三天三夜，又将其调离原来任职的学校来市府做了身边秘书。一时间，上京索要拨款，在下四处集资，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宏业，即修复了西京城墙，疏通了城河，沿城河边建成极富地方特色的娱乐场。又改建了三条大街：一条为仿唐建筑街，专售书画、瓷器；一条为仿宋建筑街，专营全市乃至全省民间小吃；一条仿明清建筑街，集中了所有民间工艺品、土特产。但是，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大力发展，使城市的流动人员骤然增多，就出现了许多治安方面的弊病，一时西京城被外地人称做贼城、烟城、暗娼城。市民也开始滋生另一种的不满情绪。当那位囚首垢面的老头又在街头说他的谣儿，身后总是

厮跟了一帮闲汉，嚷道：“来一段，再来一段！”老头就说了两句：

说你行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。说不行，就不行，行也不行。

闲汉们听了，一齐鼓掌。老头并没说这谣儿所指何人，闲汉们却对号入座，将这谣儿传得风快，自然黄德复不久也听到了，便给公安局拨了电话，说老头散布市长的谣言，应予制止。公安局收留了老头，一查，原是一位十多年上访痞子。为何是上访痞子？因是此人十多年前任民办教师，转公办教师时受到上司陷害未能转成，就上访省府，仍未能成功，于是长住西京，隔三间五去省府门口提意见，递状书，静坐耍赖，慢慢地欲进没有门路，欲退又无台阶，精神变态，后来也索性不再上访，亦不返乡，就在街头流浪起来。公安局收审了十天，查无大罪，又放出来，用车一气拉出城三百里地放下。没想这老头几天后又出现在街头，却拉动了一辆破架子车，沿街穿巷收拾破烂了。一帮闲汉自然拥他，唆使再说谣儿，老头却吝啬了口舌，只吼很高很长的“破烂喽——！承包破烂——喽！”这肉声每日早晚在街巷吼叫，常也有人在城墙头上吹埙，一个如狼嚎，一个呜咽如鬼，两厢呼应，钟楼鼓楼上的成百上千只鸟类就聒噪一片了。

这日，老头拉着没有轮胎的铁壳轮架子车，游转了半天未收到破烂，立于孕璜寺墙外的土场上贪看了几个气功大师教人导引吐纳之术，又见一簇一簇人集在矮墙下卜卦算命，就趑近去，也要一位卦师推自己的流年运气。围着的人就说：“老头，这里不测小命，大师是峨嵋山的高人，搞天下大事预测！”自将他推搡老远。老头无故受了奚落，便把一张脸涨得通红。正好天上落雨，噼噼叭叭如铜钱砸下，地上立即一片尘雾，转眼又水汪汪一片，无数水泡彼此明灭。众人皆走散了，老头说声“及时雨”，丢下车子不顾，也跑到孕璜寺山门的旗杆下躲雨，因为待得无聊，也或许是喉咙发痒，于哗哗的雨声里又高声念说了一段谣儿。

没想山门里正枯坐了孕璜寺的智祥大师，偏偏把这谣儿听在耳里。孕璜寺山门内有一奇石，平日毫无色彩，凡遇阴雨，石上就清晰显出一条龙的纹路来，惟妙惟肖。智祥大师瞧见下雨，便来山门处查看龙石，听得外

边唱说：“……阔了当官的，发了摆摊的，穷了靠边的……”若有所思，忽嘎喇喇一声巨响，似炸雷就在山门瓦脊上滚动。仰头看去，西边天上，却七条彩虹交错射在半空，联想那日天上出现四个太阳，知道西京又要有了异样之事。果然第二日收听广播，距西京二百里的法门寺，发现了释迦牟尼的舍利子。佛骨在西京出现，天下为之震惊，智祥大师这夜里静坐禅房忽有觉悟，自言道如今世上狼虫虎豹少，是狼虫虎豹都化变了人而上世，所以丑恶之人多了。同时西京城里近年来云集了那么多的气功师、特异功能者，莫非是上天派了这种人来拯救人类？孕璜寺自有强盛功法，与其这么多的一般功法的气功师、特异人纷纷出山，何不自己也尽一份功德呢？于是张贴海报，广而告之，就在寺内开办了初级练功学习班，揽收学员，传授通天贯地圆智功法。

学功班举办了三期，期期都有个学员叫孟云房的。孟云房是文史馆研究员，却对任何事都好来劲儿。七年前满城正兴一种红茶菌能治病强身，他就在家培育，弄得屋里尽是盛茶菌的瓶儿罐儿，且要拿出许多送街坊四邻，如此就认识了一个茶友，以致这茶友做了老婆。此后，夫妇俩又开始甩手，说是甩手疗法胜过红茶菌的，这只半年时间，社会上又兴吃醋蛋，又兴喝鸡血，他们都一一做了。不想喝鸡血却喝出毛病，老婆的下身阴毛脱落，寻了许多医院治疗不愈，偶尔听说隔壁的邻人有祖传的秘方，老婆便去求治，果然新毛生出。邻人年纪比孟云房长一岁，以前也在一起搓过麻将，此后出门撞着，点头作礼，邻人嗤啦一笑。孟云房就买了很重的礼品回来对老婆说：“人家治了你的病，你应该去谢谢才是。”老婆送礼过去，兴高采烈回到家，孟云房却将写好的离婚书放在桌上让她签字，说这下好了，咱们离婚吧，老婆是我的老婆，穿衣见父，脱衣见夫，我老婆的东西怎么让外人看到呢?! 离了婚半年，新娶了妇人叫夏捷，也就随夏氏另择了新居。新居的平房正好与孕璜寺一墙之隔，隔墙不高，新婚后的孟云房平时没事，就常脑袋趴在墙头，听那边清器作乐，看那僧人走动。自参加学功后。每日闻得授功的铜锣一敲，便手脚如猴，逾墙而过。一次就被智祥大师撞见，忙要逃避，大师就说：“咱们是老相识了嘛!”孟云房忙点头称是，却说：“大师这么好的记性，还记得我呀?”大师说：“怎么能

不记得，你们那异花是死了？”孟云房说：“是死了，大师测字实在灵验！”大师又问：“你那个朋友呢？病好了吗？”孟云房说：“病是早好了。大师竟也知道他是病过？真是神人！”大师说：“哪里！要是神人，那时我就该留下他这个名人来好生谈谈哩！”孟云房就忙说：“改日我一定领他来拜会大师！”

一期学功班下来，孟云房迷上了气功，且四处张扬身上有了气感。每有熟人聚会，他总是盘脚作用功态，动辄给别人发功，又反复问有没有感觉？感觉是没有的。复念咒语，念得满嘴白沫，一头汗水，还是不行。众人就浪笑了。夏捷说：“他真有气了的，昨晚我肚子胀，他一发功，果然肚里嘎咕咕响，一会儿我就跑了厕所。他现在酒肉不沾，烟不吸，葱也不吃哩！”孟云房说：“真的。”众人说：“噢，跟了和尚就当和尚了，那戒色了吗？如果晚上不和嫂子睡，那就真是戒了！”夏捷也就笑了说：“我也等着他戒哩！”却拿眼乜斜过来，孟云房脸就红了。

夏捷的话，只有夏捷和孟云房知道。原来学功期间，孟云房认识了寺里的小尼慧明。慧明年方三八，三年前从佛学院毕业到孕璜寺，两人交谈过数次。孟云房甚是佩服她的佛学知识，他也是看过《五灯会元》和《金刚经》的，又善发挥，倒惹得慧明常有难事来请教。于是许多中午时分，慧明在矮墙那边喊孟老师，两人就趴了墙头嘀嘀咕咕说长长的话。一天晚上，月光清幽，夏捷从外边回来，见孟云房又趴在墙头与小尼姑说话，因为趴得久了，蚊子叮那一双光腿，一只脚就抬起来不停地在另一条腿上搓。墙这边说：“慧明，这篇论文写得好多了，可你也得悠着些劲儿呢。”墙那边说：“我不累的。人累是心累，清静地写这份论文，我只觉得愉悦的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如莲的喜悦吗？一墙之隔，两个世界，我倒羡慕你们……”墙那边就嘻嘻笑，说：“你什么都可以当，是不能当和尚的，你在外边寻清静寻不到，真到了清静处，怕你又受不得清静。”墙这边说：“是吗？”那边又说：“前几日对你说过的事，一定得口严着。”这边说：“这我晓得，心系一处，守口如瓶嘛！”那边说：“孟老师真好，那我还写了一份状书，要托你送到市长手里。”这边的就竭力探了身子，伸了手去接，说：“你站在石头上，我就接着了。哎哟，脚崴了吗？”那边说：“没有的。”墙头上一沓纸冒上来，孟云房抓到了，同时这边踏着的一根木条断裂，噗咚

一声，人出溜下来，下巴正撞在墙头瓦上，一页瓦遂落地而碎。夏捷看了一场好戏，说：“嘿嘿，孟云房，你可要小心的，《西厢记》我才看了一折哪！”也不顾孟云房伤着没有，搭了凳子往墙那头看，小尼姑已幽灵一般从花丛里跑远了。

此时，夏捷当着众人面暗示孟云房，孟云房脸红了，却说：“你不要说了吧，这也是做佛事，功德无量的。”众人更是不得其解，就嚷道该吃晌午饭了吧，说：“嫂夫人不要急，只要你出力，不会要你出钱的！”便各人掏了五元，自然是赵京五脚勤提了篮子上街打酒买菜。

西京东四百里地的潼关，这些年出了一帮浪子闲汉，他们总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浮躁得像一群绿头的苍蝇。其中一个叫周敏的角儿，眼见得身边想做官的找到了晋升的阶梯，想发财的已经把十几万金钱存在了银行，他仍是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东西。日近黄昏，百无聊赖，在家闷读罢几页书，便去咖啡厅消费。消费了一通，再去逛舞场。舞场里就结识了一个美艳女子。以后夜夜都去，见那女子也场场必至。周敏就突发奇想：这女子或许能给我寄托！舞散后，提出送女子回家，女子推辞一番却并不坚决，他就大了胆子，用自行车驮到一个僻背巷口。女子跳下来告别，说你走吧，却是不走。他就上去亲了一口，女子便呜地哭了，说：“我恨你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太激动。我再不了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恨这个时候才见你，三年前你在哪儿？！”周敏一把拥了她再在车后架上，一阵风骑到城外河滩，车子一倒，两个人也倒在沙窝里做了一团。这时女子说：“我有丈夫哩，孩子都两岁了。”周敏吃了一惊，但已无法自制，说：“我不管，我只要你，你嫁给我吧！”女子叫唐宛儿，从此不忘了周敏。回家提出离婚，丈夫不同意，剥光了衣服地打。这边一打，舞场上的周敏见不上，布置了小兄弟在宛儿家的前后察看动静。消息返回，周敏就在那丈夫前脚出门，后脚进去，带宛儿出来藏于一处密室。潼关县城也就那么般大，每只苍蝇都有出处，何况一个活人？第四天里，周敏来见宛儿，宛儿只说，她刚才瞧见丈夫的一个朋友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是派来查访的。周敏听了，也觉得自

已早已不宜于待在这小地方，当下包一辆出租车开往西京城里，租赁一所房子住下了。

初到西京，两人如鱼得水，粗略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，先逛了华清池、大雁塔，又进了几次唐华宾馆、天马乐园。这妇人是好风光的尤物，喜欢宾馆的豪华和漂亮的时装，又喜欢读书，有奇奇妙妙的思想。两人路过城中的报话大楼，巨大的钟表正轰鸣着乐曲报时，宛儿便说：“人若要死，从钟表上跳下来，那死也死得壮观吧！”周敏说：“我要死，我才不跳的，拿一根绳子就吊死在钟表上，既能在乐曲中死去，死去又能让全城人都看得见！”宛儿说声好，竟扑在周敏的怀里撒娇，说她那个丈夫以前和她吵架，她开了音箱放小夜曲，为的是有这种轻音乐，双方的情绪就会渐渐平和，丈夫却一脚把音箱踢翻了。周敏说：“他不懂。”妇人说：“他只是有劲，是头驴子！”

一月后，两个人疯劲渐渐疲软，所带钱财也所剩无几，周敏才知道女人对于男人不过如此。诚然唐宛儿美艳，而西京这么大的城市，也不能实现他的愿望，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在这里，新电影、新衣服、新装饰品，一样也不缺，仍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主题。每天早上，腐蚀在城墙头的阳光仍是那样的阳光，花坛里开放的仍是那样的花。尽管妇女的威风已超过了丈夫，一年也仍只有一天“三八”节。虽然有八十岁的老翁娶亲做了新郎，他还是个老翁。陷入了苦闷的周敏，不能把这些说破于唐宛儿，唯有一早一晚去城墙头上吹坝。吹过了一阵坝，日子还是要过的，便出来寻挣钱的营生。发现了居家不远处有个清虚庵，庵里正翻修几间厢房，遂在那里谋到一份小工，幸亏做工当日发款，也就每日能买一尾草鱼、半斤新嫩蘑菇回去给妇人清炖来吃。

周敏面目清新，在一帮民工中间显得出众，包工头就让他兼管出外采买材料，买材料又受尼姑审验，少不得就认识了慧明师父。几经交谈，知道慧明师父前不久才从孕璜寺而来，因为年轻，又有学问，虽不是庵里当家，却处处露面，自作主张，众尼姑倒服她。周敏见慧明人物俊美，有心接近，有事没事也常去过问。一日，拿了一书在读，一抬头见慧明在紫藤架下向他招手，忙丢下书本近去。慧明说：“你好出众，读的什么书？！”

周敏说：“《西厢记》，这普陀寺里……”却不说了。慧明说：“你觉得清虚庵不比普陀寺好吗？”周敏扭头看下四周，正要说出什么来，慧明一张粉脸轻笑了一下，倒十分庄重起来，却说：“你一来，我就看出你不是个下苦的小工，果然喜欢读书。若是看看热闹倒也罢了，若要看出个门道来，知道书里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倒可去见一个人的。”周敏说：“这当然好。就不知那是什么人，肯不肯见我，还得师父引荐的。”慧明说：“凭你这张甜嘴，西京城里谁也是会见上的。”当下就写了街巷门号、所见人姓名，又书一小函。周敏欢天喜地便要去，慧明说：“等等，我这里还另有一信函，你带给他吧。”

周敏带了信函，依所示的街巷寻去，便在孕璜寺左墙后找着了孟云房。孟云房甚是热情，让座，沏茶，问了许多情况，如读过什么书？写过什么文章？西京城里还认识何人？周敏口齿利爽，一一答上，孟云房就让他进了书房长说短聊，好是热乎。夜里回来，周敏说知唐宛儿，唐宛儿说：“西京自古居之不易，咱们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能见到孟研究员，也是天大的幸运，你不要受慧明引荐去一次就作罢，应该多去才是。”周敏依了妇人话，隔三间五便去一次。先去时常以慧明为旗号，后来再去又不免带一尾鱼一捆菜的。夏捷也好感他，常当着孟云房的面说他穿戴齐整，批点丈夫的肮脏。一月有余，已是常客，周敏开始拿了新写的短文求正。孟云房好为人师，自然从中国古典美学讲到西方现代艺术，说得周敏点头不迭，决心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好好写写文章，便叫苦做小工出力不说，更是没有时间，孟老师在城里是文化名流，一定认识人多，能否介绍到某个报刊编辑部去干些杂务。一是有时间看书作文，二是即使没时间，但接触的都是文化人，单那气氛也会使自己提高快些。孟云房说句“潼关多钟秀，人自有灵气”，独自微笑。周敏不知他的意思，便声明老师若有为难就罢了，现在寻个事干是不容易，何况报刊编辑部那是什么人待的！孟云房就笑道：“我就估摸你不是平地卧的角儿！不是吹牛，全城所有报刊编辑部我都熟悉，现在虽然家家人员饱和，可我说句话也不是泼出的水。话又说回来，要在西京文艺圈里混事，得了解文艺圈的现状，你了解多少？”周敏说：“我哪里了解，出门一片黑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西京城里有一大批闲

人的，闲人却分两类。一类是社会闲人，或许有地位，或许没地位，或许有职业，或许没职业，都是一帮有力气、有精力、有能耐的，讲究爱管事的仗义之徒。他们搞贩运，当说客，吃喝嫖赌，只是不抽大烟。坑蒙骗拐，只是不偷盗财物。起事又灭事。西京的服装潮流、饮食潮流由他们领导，西京的经济发展靠他们刺激，那些红道由他们周旋，黑道也受他们控制。这其中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暗中的领袖，有四个，人称四大恶少。这类人待你好了，好得割身上的肉给你来吃，说是不好，立马三刻就翻脸不认了人的。这个圈子你不要沾惹。怎么说这些人？你听听他们的语言即可知一二：他们把钱不叫钱，叫‘把儿’，说好哥儿不叫好哥儿叫‘钢哥儿’，找女人叫‘打洞’，漂亮女人叫‘炸弹’……”孟云房还要说下去，周敏谦虚的脸上竟笑了一下。孟云房说：“你不相信吗？”周敏说：“信的。”心里却想起自己在潼关县城的作为，知道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闲人，小县城有小县城的闲人，等量级不同，但起码语言是相通的。就又说一句：“现在社会，你能在家想象个什么，就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什么，你说的我都信！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些人就不提了，我要给你说的是另一类闲人：文化闲人。西京城里，提起四大恶少，无人不晓；提起四大名人，更是老少皆知的。要在西京文艺界沾边，你就得认识这四大名人。四大名人的第一名是画家汪希眠，今年四十五岁，原是个玉器厂的刻工，业余绘画，数年间画名大噪，原本西京国画院要调他去的，他却去了大雁塔，被聘为那里的专职画家。洋人来西京必去大雁塔，他就出售画作，尤其是册页，一个小小册页就数百十元，他是一天能画四五册页的。卖出的画大雁塔管理所得五成，他得五成，这就比一般画家有钱得多。更出奇的是，他学什么像什么，所有名家之作都可仿制，上至石涛、八大山人，下至张大千、齐白石。前二年石鲁的画价上升，他画得数幅，连石鲁的家属也辨不来真伪。他是有钱，又好女人，公开说作画时没有美人在旁磨墨展纸，激情就没有了。去年夏天，邀一伙朋友去城南五台山野游，我也去了。他是什么气派，雇了四个出租车，一个车全是女的！他的那个小情人在涧潭游泳，把一枚金戒指丢了，众人都急起来，下潭去摸，他说：‘丢了就丢了。’听这口气，一万二千元的戒指好像是身上搓下的垢甲蛋儿！当下从口袋掏了一

把钱给那女的，嗨，一沓票子这般厚的。再一位，你在西京大街小巷走走，看看所有招牌题字，你就知道龚靖元的大名了。民国时期，所有的字号是于右任所题，于右任也没龚靖元如今红盛！他同汪希眠一样总有赶不走的一堆女人，但他没有汪希眠痴情，逢场作戏，好就好，好过就忘了，所以好多女人都自称是龚氏情人，龚靖元却说不出具体名姓。他的字现在难求，一般人求字他是不盖章的，不盖章等于白搭。要盖章都要他夫人盖，那就当面交款：一张条幅一千五，一个牌匾三千元。钱全被夫人管着，龚靖元零花钱是没有的，但他爱打麻将，一夜常输千儿八百，没有钱就写字来顶。他赌博是出了名的，公安局抓了三次，每次抓进去，为人家写上一中午的字，就又放出来了。全城的高档宾馆没有不挂龚靖元的字，所以他到任何宾馆，要吃就吃，要住就住，宾馆经理接他如接佛一般。市里烹饪协会考厨师，考官首先问：龚靖元吃过你的菜吗？若回答吃过，这厨师第一关就过了；若说没吃过，说明你压根儿还差等级。另一个名人就是西部乐团的团长阮知非了。他原是秦腔演员，从父辈那里学有几手‘吹火’、‘甩稍子’、‘耍獠牙’的绝活。秦腔没落，剧场萧条，他辞了职组织民办歌舞团，演员全是合同聘用，正经剧团不敢用的人他用，不敢唱的歌他唱，不敢穿的服装他穿，所以前五年之间走遍大江南北，场场爆满，钱飘雪花一般往回收。这些年流行歌舞不大如前，乐团人马分为两拨，一拨由城市转入乡下，一拨在西京城里开办四家歌舞厅，门票高达三十元，可人疯一般往里进。这三位名人都是与社会闲人有来往的，只是合时则合，分时则分，主要的内靠官僚，外靠洋人。唯有第四个名人活得清清静静，他的夫人虽也雇人在碑林博物馆那条街上开着个太白书店，他却是不大缺钱又不大爱钱的主儿，只在家写他的文章图受活。但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蹊跷，你越不要着什么，什么却就尽是你的。这四个名人中间就数他档次高，成就大，声播最远。这就是你们潼关的同乡了。”周敏听孟云房口若悬河讲下来，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待说到“你们潼关同乡”，就说：“莫不是作家庄之蝶?!”孟云房说：“对了，要不我说‘潼关多钟秀，人自有灵气’。我是看到你爱写文章就想到庄之蝶了。他是你们那儿的骄傲，想必你是认识的。”周敏说：“名字是早知道，有一年他去潼关作文学报告，我

知道后赶去，报告会已经结束了。潼关喜爱文学的年轻人如此多，原因就是他的影响。我见过他的照片，没见过人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四大名人之中，要我最佩服的是庄之蝶，与我最要好的也是庄之蝶。他是西京城文坛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，你若要去报刊编辑部做事，我当然可以帮你，但我跑十趟八趟，倒没他的一句话来得顶用。他常来这里吃茶吃酒，你不妨星期三或星期六下午来，说不定就会碰上，我来提说，听听他的意见，看哪个报刊更合适。”

周敏自此一连几个星期，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就来孟云房家，穿得整整齐齐，头上也喷了发胶，梳得一丝不乱的。可孟家虽坐了一帮作家、编剧和画家、演员，却未见到庄之蝶。周敏一时未能去报刊编辑部做事，因为生计，又不能耽误了清虚庵做小工挣钱，心也慢慢灰下来。

此日，慧明又让周敏捎一个口信儿到孟云房家里。两人吃着茶，自然又说起庄之蝶来。孟云房才告诉周敏，庄之蝶原来不在城里许多时间了，他也是上午见了太白书店的洪江才知道的，便不免怨怪庄之蝶：近一年来声名越来越大，心情反倒越来越坏，脾性儿也古怪了，出外这么长时间竟连他也不打个招呼！周敏听了，勾下头去，轻轻地叹息了。孟云房却拿出一封短信，问周敏是否能亲自去文化厅找一个人去，若找着这个人，别的报刊编辑部去不得，但《西京杂志》编辑部或许不成问题。周敏展信读了，原来是孟云房以庄之蝶之名写给一个叫景雪荫的。周敏不知景雪荫是男是女，是什么领导，问孟云房，孟云房却一脸诡笑，避而不答。

周敏半信半疑，揣了短信往文化厅去。天向晚时，又来见孟云房。孟云房正剥了上衣，穿着宽大花裤衩在书房写作，口里应着，身子不动。周敏等不及，大声喊：“孟老师，是我，周敏。”一阵踢踏声，门抽开扣子，周敏推门而入，“噗咚”一声跪在孟云房的面前。孟云房甚是吃惊，却也明白几分，问道：“事情成了？”周敏脸色涨得通红，却回头叫道：“都拿进来！”接踵一个粗脚女子，拎着一个大的旅行袋子往外掏，柜盖上就是一筒碧螺春茶、两瓶维C果汁粉、一包笋丝、一包宁夏枸杞、一包香菇。孟云房叫道：“小周，你这是怎么啦？给我送礼吗？”周敏说：“这算什么礼，大热天的，写作又这么累，想给你买些什么，你戒荤了，又无法买

的。孟老师，多亏你的条儿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哩！”孟云房说：“我说寻景雪荫一寻就准，她是厅里人，以前在编辑部也干过，谁不看她的面子呢？”已经在内屋睡下的夏捷隔帘说道：“小周呀，你可是讲究实际的人呀！你孟老师写了个条儿，你就孝敬你的孟老师了？”周敏笑着说：“师母已经睡了吗？我哪里就敢忘了你，刚才路过蓝田玉店，我进去看了，里边有菊花玉镯的，已经付钱人家了，可摆着的三副，副副都有暗伤，我让他们快些进货来，三日后去取的，只怕师母看不上。”妇人说：“我看你是挣一个花两个的浪子！”周敏就还在笑，孟云房已经把维C果汁粉瓶盖拧开，给自己冲一杯，给周敏冲一杯，还要给夏捷冲一杯送进去。周敏说他不喝的，这杯给师母吧。孟云房说：“拿进我的家门，就算是我的了，现在是我招待你呀！”端了一杯进内屋去。周敏坐下来抿了一口，门帘处一动，送货的女子在向他示意。周敏出去，在院子里悄声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没你的事了。”女子说：“钱呢？”周敏说：“钱不是全付了你吗？”女子说：“你付的是东西钱，我送这么远也不能白送呀！”周敏说：“送牙长一截路也要钱？”给了一角。女子说不行的，你是打发叫花子吗？叫花子开个口，也没有给一角钱的。周敏就把口袋反翻出来让看没一个子儿了，女子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周敏回到屋里，笑着说：“那姓景的好高贵气质，一见面，我倒被她震住，差点不敢拿出条儿来，手心都是汗。她先领我去了编辑部找主编，又去把厅长也找来，主编就说三天后听消息吧。她倒这般能耐的！”孟云房说：“这你就知道了。景雪荫虽在厅里是一个处长，可文化厅里除了厅长，上下哪个敢小觑了她？说出来你冷牙打颤，如今省上管文化的副书记是她爹的当年部下，宣传部长也曾是她爹的秘书。老头子现在调离了陕西，在山西那边还当着官，虽人不在了陕西，老虎离山，余威仍在嘛！”周敏听了，说：“这我知道了，景雪荫莫非就是庄老师当年的相好？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周敏说：“潼关出了庄之蝶，潼关就流传着他的轶闻趣事，以前我还以为是人衍生的事，没想倒真是这样！她一见到信就说了，庄之蝶好大架子，一个条儿来，人也不见面了！”孟云房说：“你怎么说？”周敏说：“我说，之蝶老师说了，他现在正写一个长篇小说，过一段日子就来看你的。她还说看什么，已经老了，不好看了！”周敏说

完，笑了笑，却说：“孟老师，事情这般顺当，倒让我担心。之蝶老师以后要怪咱们的。”孟云房说：“正是这样，我才赶写一篇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的。”周敏千谢万谢，直说到自鸣钟敲过十二点方离去。

唐宛儿一整天没有见到周敏的面，知道是在外边为工作奔波，将中午做了的麻食又温了一遍，就热水洗了身子，漱了口，换一身喷过香水的时兴裤头和奶罩，专等着男人回来慰劳他。但周敏一时未回，就歪在床上读起书来。夜深听得门外脚步响，身子就软溜下来，把书遮在脸上装睡着了。周敏敲门，门却自开，原来并未插关，进来看床灯亮着，妇人悄然无声，轻轻揭了书本，人睡得好熟，就站着看了一会儿睡态，不觉凑下来吻那嘴唇，妇人却一张口将伸进的舌头咬住，倒吓了周敏一跳。

周敏说：“你没有睡呀！脱得这么赤条条的，也不关门！”妇人说：“我盼着来个强奸犯哩！”周敏说：“快别说混话，一天没回来就受不了？”妇人说：“你也知道一天没回来呀！”周敏就说了怎么去见孟云房，孟云房如何写条儿又见景雪荫，事情十有八九要成了。妇人高兴起来，赤身就去端了温热的麻食，看着男人吃光，碗丢在桌上，也不洗刷，倒舀了水让周敏洗，就灭灯上床戏耍。……妇人问：“景雪荫长得什么样儿，这般有福的，倒能与庄之蝶好？”周敏说：“长得是没有你白，脸上也有许多皱纹了，脚不好看。但气势足，口气大，似乎正经八百，又似乎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喜欢与男人说笑的。”妇人把男人的头推到一边，嫌他口里烟味大，说：“哪有女人不喜欢男人的！”周敏说：“我听孟云房说了，她是个男人评价很高、女人却瘪嘴的人，她没有同性朋友。”妇人说：“我猜得出了，这号女人在男人窝里受宠惯了，她也就以为真的了不得了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最易变态，是个讨厌婆子。她出身高贵，教养好些，她会诱男人团团围了转，却不肯给你一点东西，这叫狼多不吃娃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周敏说：“你这鬼狐子，什么都知道，可潼关县城毕竟不是西京城。她若是那样，庄之蝶一个条儿就那么出力?!”妇人说：“要说我不明白，也在这里。可我敢说，这号女人是惹不得的，别人只能为了她，她是不能让别人损了她的。既然人家肯这么帮忙，你就多去孟云房那儿，免得以后庄之

蝶知道借了他的名分儿生气，也好让孟云房顶着。”周敏就说起给夏捷买玉镯的事，说他想好了，把妇人戴的菊花玉镯给她，只给一只。妇人沉默了半日不言语，周敏就不敢多说，爬上去又亲那一段身子，妇人掀开了，说：“这是你给我买的，现在你又送她，姓夏的是大城市的时髦女人，样子自然好，只怕她日后也是你的了。”周敏说：“你尽胡说，她穿着时兴，可一端几个黄脸婆，一个玉镯子值几个钱？能在编辑部寻个事儿干，或许往后会寻访到我所要的东西，咱们又可在西京长长久久生活下去，哪头重哪头轻，你能掂着的。若不愿意，我明日重买一个是了。”妇人说：“好吧。”当下褪了一只镯子在床头，背过身睡去了。

三日后，周敏带了玉镯送与了夏捷。孟云房不在家，两人就说起编辑部的事，周敏心里多少有些忐忑，夏捷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景雪荫会尽心的。”周敏记起唐宛儿的话，也笑了问道：“庄老师与她到底是怎么个关系呢？却是终没结婚！”夏捷说：“之蝶现在是大作家了，可当年哪里就比得了你？爱情这东西说不来，做夫妻的不一定就有爱情，有爱情的倒不一定就做了夫妻。”便讲了庄之蝶过去的瓜瓜葛葛，使周敏听得心怦怦然跳，连声叹息。夜里回去，就将这些故事又渲染了讲给唐宛儿，妇人兴趣盎然，要求讲了一宗还要讲一宗，苦得周敏只好瞎编排，说：“咱们在一块××，你倒让我只说他们的事，你是要做了那景雪荫吗？”唐宛儿说：“我倒幻觉你是庄之蝶哩！”噎得周敏全无兴趣，赤着腿立在那里多时，就把裤子穿上了。

后来，编辑部果然通知周敏去打杂，好似早六月落了白雨。周敏带了许多礼品一一给编辑部的人见面送了。每日早去晚归，跑印刷，送稿件，拖地，提水，博得上下满意。他又是聪明之极的人，抽空阅读来稿，也能看出个子丑寅卯。待到一日拿了自写的一篇稿子让主编钟唯贤看，惊得钟主编大叫：“你也能写东西?!”文章虽最后未能发表，却知道了他的才干。周敏就从此来劲，早晚没去城墙头上吹动坝声，买了庄之蝶许多书读，又有心打问庄之蝶的事，回来说与唐宛儿喜欢。唐宛儿在家擀面，一边用劲